

新民晚报

夜光杯

爱心面条

那一天早上,母亲从菜市场回来,菜篮里有着几把黄澄澄的面条,还有一听猪脚罐头。我探头一看,整张脸霎时变成了一块水晶糖,亮晃晃、甜滋滋的;感觉上,干瘦憔悴的日子立马变得肥头大耳,无比滋润。

那时,在怡保,父亲工作不稳定,一家子活在贫穷的昏黑里,三餐都是因陋就简地解决的。然而,只要手头稍稍宽裕,母亲便会炒一锅猪脚面条给我们解馋。在那捉襟见肘的时期,这样的享受是不多的。

事事寻求完美的母亲,即使是炒面这一桩简单的事儿,也是不肯马虎的。她先以肥肉熬出金黄灿灿的猪油渣,搁置一旁,再为豆芽冲凉。怡保的豆芽水分饱满,一根根胖嘟嘟的,十分可爱。青葱切粒、辣椒切丝。面条煮熟后,以冷水过凉,沥干水分,拌入少许猪油,使面条不会粘。在大锅里注入少许猪油,烧热后,倒入豆芽、面条、猪脚,快速翻炒,起锅,盛盘,撒上葱花、辣椒丝、猪油渣。

黄色的面条、褐色的猪脚、晶亮的豆芽、艳红的辣椒、翠绿的青葱,啊,好一个活色生香的调色盘啊!

猪油那浓稠的香气像泥鳅,活泼地在面条与面条之间钻来钻去,大家埋头专心地盘子里层峦叠嶂的面条,肩胛的空间里,很响亮地发出了吸溜吸溜的声响,啊,那真是一种非常幸福的声音。吃完后,打一个油香满溢的饱嗝,觉得自己就住在桃花源里。生活,这样的简单,却又这样的斑斓。猪脚面就像是一盏灯,当它在晦暗的日子里亮起时,所有的坏心情都飘走了。

婚前生于富户而尝尽山珍海味的母亲,对于婚后这种捉襟见肘的贫困,她心里不是没有感触和感慨的,可是,当爱像强力胶般把一家子紧紧地粘在一起时,就算再苦,她也甘之如飴。再说,她一直坚信她只是暂时处在黑暗的隧道里罢了,一旦勤奋耕耘的父亲带领生活的列车冲出黑暗的隧道时,蓬勃的阳光就会以微笑的姿势等在出口处了。

柳暗花明又一村——她对生活在贫困里的自己说,也对我们说。当酱瓜白粥和猪油拌饭让我们舌头生茧时,她便以价廉的猪脚炒面来抚慰我们的味蕾。对于猪脚炒面,我们因此有了一种深入骨髓的喜欢。

从怡保移居新加坡后,父亲事业顺风顺水,生活像是注入了水分的海绵,逐渐饱满。我们搬离了木屋,住进了砖砌的牢固屋子里。

有一天早上,母亲从菜市场回来,菜篮里有着几把黄澄澄的面条,还有一听鲍鱼罐头,是墨西哥牌子的,最贵的那一种,也是爸爸最喜欢的那一种。

母亲用一只老母鸡熬出浓稠的鸡汤,把豆芽和面条烫好,倒入热腾腾的鸡汤,上面铺满了切片的鲍鱼,撒上葱花。我们用筷子夹着面条吃,任由鲜美的鲍鱼带着我们去到味蕾的深海遨游。宽敞的屋子里回响着吸溜吸溜的声响,啊,那真是一种幸福的声音。此刻,看着我们欢喜地吃着鲍鱼汤面的母亲,脸上露着恬然的微笑,我肯定,她一定在心里默默地说:“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然而,话说回来,在我记忆中,当年住在简陋的木屋里,当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猪脚炒面时,母亲脸上也有着一样一样的笑容,我想,在她心目中,不管那面条配搭的是猪脚还是鲍鱼,都只有一个名字,那就是:爱心面条。

寒风吹来,一阵又一阵,树叶落了,一片又一片。蓝天通透了,云儿白净了。

那些被称为法国梧桐的悬铃木,夏天浓荫如伞,只见树不见建筑,空气染绿了白衣素裙。如今,风吹落叶,将密不透风变成疏朗有致。一根根朝天伸展的树枝,成为不可多得的线条,顶着残存于枝头的寥寥几片色彩斑斓的树叶,衬托着背后别墅尖尖的屋顶。阳光将行道树的影子,覆在路面上,勾勒在围墙上。若是拍照,无论站定还是行走,路和墙都是最好的背景。

马路的交会口站着武康大楼,之前称为诺曼底公寓。在明净的蓝天下,武康大楼越像是一座建筑师邬达克的纪念碑。

有人告诉我们,一个优秀的建筑师,不是永远在回答,而是永远在提问,谁住在这里?他将怎样生活?相信邬达克这样问过自己之后,才设计了这一栋大楼。不过邬达克仅仅能够想到第一批住客会是谁,并不知道将近一个世纪后,谁住在这里,更不知道谁会走过这里。

看过外滩,人们知道,那些公司建筑,砌墙的石头,门口的铜狮子,都会说话。走进上海残存的几条弄堂,石库门的煤球炉子青烟虽然已经飘散,一个亭子啊,一个过街楼就可以提醒烟火气的遗存。武康路的建筑是一种特殊的存在,这里提供了丰富的欧洲古典建筑的外部空间,然而过往和今天的生活,一般都被封锁在大门和围墙之内。

我很佩服一位女摄影师,她知道她的主角过来拍照是为了把蜜月提前,做一些可以公布给父母朋

80岁以后,常有孤独感。想来这是因为年纪大了,远足已不可能,同事同学聚会也成奢望,而这些人中已有不少人西去,正如弘一法师的一句词:“知交半零落”。现在除了和远在家乡的姐妹们通通电话发发微信,便是终日枯坐蜗居了。天地越宽,你越感到孤独,因为你只是独行一沙鸥。当然,孤独时也可以抽几本感兴趣的看看,但放下书本仍然感到孤独。

“哇,老妈,在村里我就和你聊,上海有一栋军舰那样的老房子,看看,军舰冲着你开过来了……”又在想着回去如何回忆:“哎呀呀,竖着瞅不像根烟囱?横着瞅是一面满是窗户的墙。哈哈,拍个照

寒风落叶武康路

胡廷娟

他们照相,永远将自己确定为不变的主角,建筑仅是他们情调的暗示。他们知道自己仅仅是匆匆过客,并不想懂得建筑。

武康路是一个适合散步的景点。在这里徜徉的多是女性,最多的是正值美丽年华的女孩。在这里最受欢迎的是冰淇淋并不令人意外。冰淇淋特意做成各种颜色,装饰有圣诞老人小帽,驯鹿的角。那些女孩,或者女郎举着一个或者两个冰淇淋,捡起一片本地行道树落叶,对着相机,一次又一次地拍着大头照,然后小心翼翼地用舌尖照顾一下正在融化的冰淇淋球。

在这里进行街头创作的是婚纱摄影师,他们借助武康路为一个外景,拍摄一段虚构的爱情故事。

新娘穿着薄薄的婚纱,新郎穿着礼服。本该在婚礼现场接吻,拥抱和握手之类,在这里一一沦入婚纱照情节的套路。举着高级相机,大声吆喝着的摄影师把这里当成了婚礼排演场,把自己当成了司仪。在这个寒风飒飒的季节,穿着露肩薄纱的新娘小嘴在哆嗦,新郎在跺脚取暖。

厦门登鼓浪屿  
白鹭斜翔绿岛前,  
金沙碧草草花妍。  
日光岩上登高望,  
几点征帆浪里穿。

友的爱情游戏。她穿着天蓝的冲锋衣,也不忘记让两位主角套上粗绒棒针衫,宽大并且保暖。袖口不收紧,本白的底色,还有黑色和棕色的花纹,自然是当下的流行。她给他们一辆天蓝色的自行车,在武康路今天的阳光下,让他们自己选择如何拍照吧。女孩子立马年轻了五岁,回到初恋萌生时的娇羞,勾起脚来撒娇,现出种种俏皮的神态。男孩扶着自行车龙头,女孩坐在车上,含笑低头。

某个冷雨潇潇的下午,这里没有人拍婚纱照,不免有一些遗憾,如果新郎和新娘各有一把硕大的伞呢……

导游出现了,他们是满腹经纶的语言工作者。武康路最好的导游需要建筑学的知识,有装饰的窗户,外墙上泥瓦匠的随意处理,都可以说上半天。一位中年导游指着武康路上一个临街的阳台,说,当年,朱丽叶就伏在这样的阳台上,罗密欧站在下面,倾诉衷肠。旅游者便都笑了,没有人出来和导游辩论。自然有人读过莎士比亚,剧作家是英国人,故事发生在意大利,而面前铭牌上明明写着,这是一栋西班牙风格的建筑。何况此处的阳台外面是弧形的,意大利某处的“朱丽叶故居”,阳台是方形的。导游心知肚明,故做补注,这里难道不该有一些浪漫的故事吗?

有一个地方,导游会放弃浪漫立场,作一篇非虚构文学的讲演。他走到巴金故居门口,立马变得严肃。故居那时在修缮,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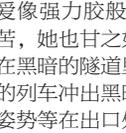
朱刚画 诸葛亮设计守空城 司马懿中计撤兵马 空城计 (设色纸本) 朱刚

门关着,他的导游词便越发重要。

建筑完工于1923年,要比武康大楼早一年。他说到巴金早年作品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在上海出版,很多年轻人读了,从封建家庭出走。三十年代建筑和文学,便一一展现在游客面前。他还不忘记,在电影《家》中饰演觉新的孙道临,曾经就住在附近。

巴老五十年代始居住于此,在此写下了皇皇巨著《随想录》。他说巴金那时候已经是一个老人,因病,手都不会动了,写东西很困难,钢笔架到右手上,手放在纸上却动不了,急着要用左手去推右手,文章是一个字一个字“推”出来的……我知道他的介绍

走路的云



门来自何处,他在读书时莫非是一位“文学青年”?

在一旁“蹭听”的人越来越多,导游俨然成为中心人物。然后一大群人,站着或者蹲着,在巴金故居门前留下了集体照。还不罢休,一个接着一个,在有巴金名字的铜牌前,单独和故居合影。

我那时正站在对面一家小咖啡馆的窗前,想要买一杯咖啡。

女店主看着听导游演说的人群,说了一段和咖啡无关的话:

“上学的时候,曾经读过巴金先生的书,感到许多温暖。没有想到,今生竟然有缘和巴金故居做邻居。”

又是一个当年的“文学青年”,在武康路上。

夜光杯

微信表情包的发明者应该是个人精。他洞悉文字的局限性。也洞悉人性的弱点。于是就尽其想象,用个“包”尽可能地把人类表情一网打尽。

微信里初识,如果只用文字“你好”,那只是一个中性问候,没有温度。但如果放一个微笑符,对方就知道你的善意,而如果是熟人,不妨点个“开口笑”,甚或“坏笑”,那就显著升温了。又如握手与作揖,文字固然也能表达,但换成表情符,就更有温度,对我的学生,我经常猛敲其头(打头符)以示亲昵,打头符越多,越亲密,这都是文字无法体现的。所谓文如其人,“符如其人”,表情包的使用风格往往因人而异,如性格外向,常会连用几个握手符,或连作三揖。内向的,一个够了。

毫无疑问,表情包丰富了文字,增加了文字的厚度与力度,如同美图,直接给你惊喜,但弱水三千只取“一瓢”,我常用的也就“微笑”“开口笑”“握手”“偷笑”“流汗”“跷拇指”“惊奇”“作揖”等,自付远未到“滥用”的程度。事实上我觉得汉字的表情包早就有了,那不就是传统的标点符号嘛,“冒号”表示重要提示甚至是宣示;“引号”是提醒你郑重加持;“问号”,则是光疑问词还不够,还增强质疑的力度;“感叹号”更不用说了,表达情绪之满血。至于省略号,更奥妙,可以玩“暧昧”,也可以是故作疑阵,或暗示、隐衷以及“恕不一一列举”之类。多少年了,汉字是主粮,标点符号就是调料,拿海派的传统调料来说,无非酱油外加葱姜油盐糖醋酒,有了表情包,好比添加了鲍汁蚝油鸡精豆豉肉桂丁香蒜蓉剁椒花椒郫县豆瓣……

菜烧得好不好,调料是否得当很关键,凡滥用调料的,我们都会轻蔑地说一句“巴”。在此,我趁机“声讨”一下滥用表情符的朋友,阁下但图一时之快,岂知在下承弊之苦?都说滥用表情符就是调料“十三香”轰炸胃部之虞,其朋友圈的发布,或者与人对话,往往几个字甚至不见文字,惟见育儿袋汤汁淋漓拖油瓶五颜六色的一大坨,虽说汉

诗二首

贾立夫

山东沂蒙山  
欲寻红嫂问山川,  
银瀑丹枫说往年。  
乳浪源源滋日月,  
民心托起艳阳天。



厦门登鼓浪屿  
白鹭斜翔绿岛前,  
金沙碧草草花妍。  
日光岩上登高望,  
几点征帆浪里穿。

表情包

胡展奋

字源自象形,但图画毕竟无关文字,谁有闲情看图识字呢,这类不肯动脑筋的朋友我不忍心拉黑,但可以打开“朋友权限”,选择“不看他”。不看,不被伤害总可以吧。

与此极端相反的是,另一朋友在群里硬性规定“不准用纯表情包”,违者自罚。我非常同意他的做法。但又觉得哪里似乎不对。表情包的狂炸固然可恶,但“纯表情包”一律禁用也未免矫枉过正,很多时候,特别无言时,往往一个表情胜却文字无数,有一次我与人发生龃龉,翌日想微信里解释,又怕越解释信任越少,便在对话框放了一个微笑。是为搭脉。

很快,对方也来个微笑。是为对等。彼此都不失自尊,却又都释放了善意。再一日,我来了个开口笑,对方也开口大笑,就这样我们又恢复了友谊。这不就是“言外之意,无上妙谛”吗?可见,人心之微妙。

十日谈

“微友”有礼 责编:杨晓晖

孤独

韦德锐

是伟大的人,也会有孤独感。比如鲁迅先生,他在小说集《彷徨》前题了10个字:“两间余一卒,荷戟独彷徨。”一个斗士拿着武器,孤零零地立在战壕里,身边一个战友也没有,这不孤独吗?心志志远的酒仙李白,在《独坐敬亭山》中写道:“众鸟高飞尽/孤云独去闲/相看两不厌,唯有敬亭山。”

只有一堆沉默的石头和他做伴,又何其孤独?柳宗元: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孤独至极。王维的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。”这是诗意的孤独了。

其实人的一生永远陪伴者是天光云影,清风明月,高山流水,花草树木。李白面对敬亭山,既孤独也不孤独。因为此时,他的狂躁已消,心若止水了。我不由想起那些穿袈裟者,他们在那空寂的寺庙里不感到孤独吗?既孤独也不孤独,他们可以诵诗拜佛,打扫庭院接待香客,听鸟鸣观花木:“山光悦鸟性,禅房花木深”。在外人看来,这倒很有诗意呢。说

到这儿,我们不得不向弘一法师致敬,他原本在尘世过得好好的,却铁了心出家。去孤寂的庙宇中忍受清苦寂寞,修心养性,你听他那首《送别》,他所依恋的是,夕阳山外山。要进入此境绝非易事,你看南社诗人曼殊,虽也有几次走进禅院,但他那只是“体验生活”,住几天就逃出来了,几进几出,忍受不了孤独寂寞。

但是做大事者必须忍受孤独,或者说孤独成就大事。学子欲求功名,必须守得十年寒窗,这便是十年孤独。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,不是也守住了十年孤独吗?路遥写《平凡的世界》已经忘记了家人,忘记了外面的世界。鲁迅常在深夜里写作,这时,除了夜游的东西,什么都睡了。这是真正的孤独。开创大业者,终生坚守孤独。钱锺书、杨绛夫妇,虽然“结庐在人境”,但是却无车马喧。因为二人闭门谢客,故“门虽设而常关”。二人在居室里各守一桌,伏案耕耘,各做各的事,互不干扰,李白是“对影成三人”,而他们则是二人如一人。一部部卓然超群之作,在孤独中问世,令人高山仰止。

孤独者成事,或大或小。



微信交流,一个原则要谨记:不议长短道短。